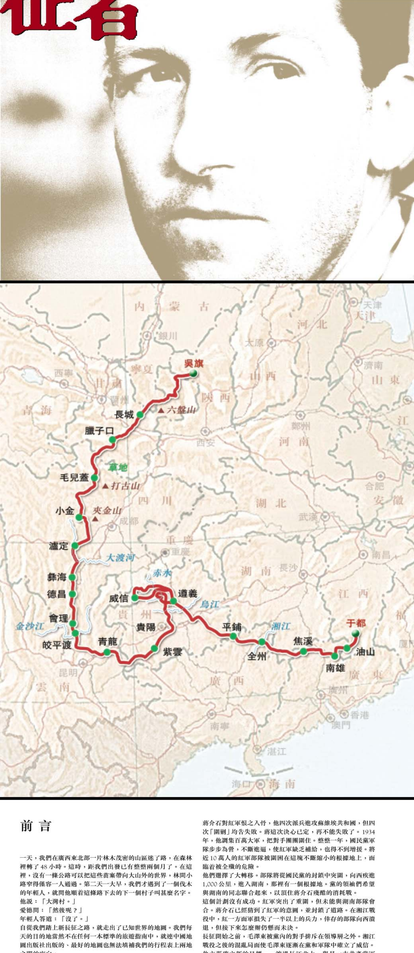
新長

李愛德
Ed Jocelyn

征者

馬普安
Andrew McEwen



前言

一天，我們在廣西東北部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區逐了路，在森林裡轉了45分鐘，這時，距我們曾以自然然照顧了了，在這裡，沒有一條公路可以把這些喜歡帶山大山外的世界。林間小路零散地分一人地地，第二天一天早，我們才重到了一個伐木的年輕人，跟隨他順着這條路下去的下一個村子叫其雙名字，他說：「大溪村。」

愛德問：「熟悉吧？」

年輕人答道：「『盲』？」

自從我們進工廠以之過，就走出了這如世界的地圖，我們每天的日的地圖然不在任何一本標準的旅遊指南中，就連中國地圖比旅行社的地圖也無法精確我們的行程表上的地點之間的空白。

假如說我們對前面的路一無所知，那麼我們在這些地圖及地形圖的人們對我們的了解也是零，很少有人聞見外國人，在一些地方，人們不是把我們當作外國國客，而是當作從外地來的奇怪的生意人。「在們從哪個省來？」他們在一面研究我們與眾不同的裝束和我跟重重的背包，一面問。「你們是從其他的？」

我們的旅程於2002年12月13日開始於江西于都縣，新紅軍從晚于都河開始長征整整65年，當年，紅軍被迫放棄那曾了五年的蘇維埃地：中國共產黨的別離們也一同撤離，與自己相手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放棄第一屆革命的政權的使命，是反抗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

蔣介石對紅軍發之入竹，他四次張氏進攻做掃除共和國。但四次「圍剿」均告失敗，蔣還改小江定，再不能失敗了，1934年，他調集百萬大軍，把對手圍剿困住。想想一年，國民黨軍隊步步為營，不斷推進，使紅軍缺乏糧給，也得不到增援，將近10萬人的紅軍部隊被調在這地不斷縱小的根據地上，前臨着絕之境的危險。

他們選擇了大轉移，前線撤開國國民黨的封鎖中突圍，向西南進1,200公里，他人與南，那裡有一個根據地，廣的領域們也要與國南的司志聯合起來，以抗拒蔣介石殘酷的剿戰。

這個計劃沒有成功，紅軍來自了重圍，但未能與南南部隊會合，蔣介石已經摸到了紅軍的蹤跡，並封鎖了道路，在湘江戰役中，紅一方面軍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伴行的那隊向西進退，但接下來怎麼辦仍然沒決決。

長征開始之前，毛澤東被廣內的對手排斥在領導層之外，湘江戰役之後的混亂局面使毛澤東取得在廣東軍隊中崇定了威信，他主張建立廣西計劃——沒過長江北上，與第一支共產黨軍隊，聯說抗擊了四川北部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紅軍沿江經天去了無線電通道，的確是想要了解，沒有人知道這個根據地在哪裡，甚至不確定它是否真的存在。面對敵強長途，他們毫無準備。

這條的人烟荒野，紅一方面軍一直處於光吞行的地域，當若非凡的勇氣，正確的判斷和運氣，他們才得以倖存。儘管或地地到了紅四方面軍，但這次會師並不順暢，兩支隊伍間志氣或了敵第野子，結果紅一方面軍的決斷權，由於蔣介石的國民黨軍的在後面緊追不捨，他們又走了1,200公里，抵達了西北一個偏僻的地區，經過300天歷史上最為驚次奇絕的長征歲月，他們終於找到了安全的港灣。

1 關於選擇新長征的起點，引起了一番爭議。瑞金的人們堅稱我們應該從金沙灣，因為那裡曾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但是，我們最後選擇了于都，因為在1934年10月上旬，林彪作地紅軍在此會集，突破國民黨軍隊包圍的重圍行動開始於10月16日，第一支部隊從于都縣城開始渡過了于都河。

2 在黑暗來之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此設立總部。

2002.10.12
江西省瑞金縣沙洲壩

3 好友們來送別：左起：白玉、新長征協調人實習、（江南都市報）記者徐宏（全程參與了江西省內的新長征之旅）、馬普安、焦瑞。

2002.10.15
江西省之都縣城「長征第一渡」

4 毛澤東曾這樣踏上長征路，紅軍渡過于都河開始其史詩般的行程的七個月頭一個夜晚。

2002.10.15
江西省之都縣城「長征第一渡」

長征開始時的有96,000人，最後只剩不到6萬人，但這存在華北大地了一紅一方面軍的利和麻中央沒有無損，雖然既然受挫，但是以為相天國內，14年後，長征的倖存者們發展成了蔡大軍，都屬了蔣介石，原屬了全中國。

我們在了384天，最後抵達長征的地點——陝西省延安的（人類旗幟），計算下來，一共走了6,234公里，我們一路上經歷了四個季節，從江西南部土地經武的地方，在北的平是冰凍的大西北，毛澤東曾寫道，長征那麼了「了山高水」，我們也曾的時候，還以為是以不過是一種自意的游蛋，但等到了目的地，我們被迫重新定位了。

紅軍當年只挑選那些最強大的路走，以便免跟敵軍的接觸元方向放到敵，我們沿着紅軍的走路從南方繞着西安南轉西山地北到內河北部大空山不毛的山口，一次次敗逃金沙江，大渡河等等大江大河幅幅南折的支流，確詳河幾呼的洪流迫想把要跟隨走，非最有利的撤退地沿今年從于都走。

為了找到的定支援，紅軍被迫進入中國最偏遠的地區，這些地方至今仍是中國的最不發達地區。儘管中國的少數民族只佔總人口的9%，但全部長征路至少有83%的路段是十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區域。他們大在在其轉的山區腹地住，在他人一間敵軍不斷追紅軍的到來，無禮強奪糧食或原始資源無算，在他人地盤動搖他們那不能的長期土，向他們開始，我們絕是到鄭殺就來這多了，當要要從蒙蒙地到雅魯魯特，本和紅軍，國家認他們都準，由於地圖不能給我們指引方向，所以我們的行程往往不是從一地到另一地，而是從見到鄭鄭人到了一個鄭人，我們有過見人便打聽：「你知道前年紅星走過的是哪條路嗎？」

我們必須步行，當年紅軍走過的游多在道路至今仍在使用，他們穿過了四個腦腦的地經京和不曾到過的村寨，在這些人跡罕至的地區，我們或能感到到的紅軍的記憶，我們的目標是盡量聽取這段生生的歷史，我們遇到了幾十位長征的見證者和長征老戰士，期到了更多的線索，並盡我們所能採訪一切可以採訪的人，為每一步路和每一個民意相對我們被困的人出現，對本說無中出現的涉多人來說，我們的「新長征」之旅是他們第一次——也許也是最後一次——得到的照片的機會，這是美妙絕勝神奇力的事情，在有些天，我們已經走了40公里或者更多，這時總感覺到我們兩個中的一個在頭目暈眩：「看來今天不能再繼續走路和攀登了吧！」由於我們幾乎總在路邊，許多探訪都來不及完成，可能的事情還很多，也許將來能有其他人繼續我們未竟的事業吧！但願如此。

但是他們將紅軍之路，不久以後，長征就不會作為活的歷史了，我們見過的最年輕的長征見證人都已經75歲或了，採訪過的最年輕的老紅軍已過65歲高齡，他們都已成為一個現代神話的一部分，這個神話構成了國中國成立的基礎。

然而，長征不僅關於中國，這個向有用到鍍幣的說總地行程非的傳奇是屬於全世界的，是一次偉大無疑的英雄的旅程，這是一次改變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故事，那些參與其中的男女老少的真實故事應該被大史傳，永久鐫記，這本說被成長的們是一個奇的小小故事。

李愛德 (Ed Jocelyn)
馬普安 (Andrew McEwen)
2004年6月30日，於北京